

第十三回 幸有緣客鄉相會

詩曰：

久別重逢萬斛開，呼童酌酒幸無災。
 遐思前事淚將墜，近說今時心暫回。
 早喜雲霓一旦起，雨時虹蜺忽然來。
 佳人才子真磨挫，避了狂風又慎雷。

卻說卜玉真既用計脫出奸人之手，終日懨懨，朝夕懸望，針線無心拈，脂粉懶去添，意以為今而後不復望其祥在世矣，縱有詩章對合，皆屬虛假矣。因作《蝶戀花》詞，以志悲思。詞曰：

獨坐孤房淚如水，追憶當年觸天威。祇道妾亡君在世，那知妾在君反死。君既死兮妾無主，飄泊滄海有誰知？痛妾奇回何所益，不如仍赴泉臺去。

時人嘉其節操，有歌《天淨沙》一首為證。詞曰：

黃昏後，悲來欲解全憑酒，全憑酒。祇憑酒醒，悲情還又有。難解姜桂耐心久，此情未識君知否？君知否？惟求來世，天長地悠。

一日，其母林氏對玉真說道：「以我之鄙見，夢鶴還在。」玉真道：「母親有何高見？」林氏道：「倘夢鶴不在這裏，他小畜生怎知俺要討簽詩為證？就有簽詩來，復曉得假做夢鶴，安知不是他在漳州和朋友說乎？」玉真道：「大抵是當年與朋友說，亦未可知。」林氏道：「詩固不足疑，那裏知俺要求夢鶴乎？」玉真默默不語，按下不題。

且說康夢鶴自商船救活之後，追憶蔡平娘，遙想卜玉真，肝膽如割，不能一刻忘也。忽見洪初中來，說道：「康兄，恭喜恭喜！」夢鶴愕然道：「兄恭甚麼喜？」洪初中道：「弟前日往潮州府買布，情意真切，專為兄去報沉船未死，得人救蘇這樁事，早與令岳知消息。聞尊嫂被玉帝殿前毛獅王差玉女仙姬來，尋兄做夫妻。」康夢鶴道：「兄胡為青天白日說鬼話乎？」初中道：「非是鬼話，是弟親眼見的。兄若不信，有如皎日！」夢鶴笑道：「又來說謊了。方纔正說耳聞，今復說親見。我問你，親見毛獅王生得甚麼模樣？說甚麼話？」洪初中道：「毛獅王生得毛長身黑，手執楊柳枝，把一個假兄名字的亂打，說他是光棍，敢來設計騙康夢鶴之妻，我差玉女仙姬，將玉真化去還夢鶴，我要把這光棍活活打死！這事弟乃同一簇人擁門人去尋看，果然見毛獅王騰空升天，惟世杰夫妻尋不見玉真，相抱而哭。」夢鶴聽其言語說得有理，而且親切，仰天嘆道：「夢鶴何其命之蹇也！」又想到：「耳聞不如目睹，我明日不免借些盤費，往探真實。」

斯時，夢鶴之弟生理趁有五兩銀子，並求借五兩，共湊十兩之數，交與兄夢鶴，說道：「窮室莫窮路，倘姻緣湊巧得成，亦要些銀子費用。」夢鶴不辭，欣然接過手來，即時起身。正是：

端士從來正直思，毒心偏喜惹人悲。
 不知虛實有主張，到底弄奸獨自欺。

卻說康夢鶴到了潮州府，徑往卜世杰家去。看見門關得緊緊的，再往後門一觀，祇見滿地生綠苔，門環上鎖著一把大鎖頭，不覺驚疑，依舊轉到前門，向那鄰人問道：「請問大哥，可知卜世杰連家眷那裏去了？」鄰人道：「他往別處去住了。」康夢鶴道：「請問，他為甚麼別處去住？」那鄰人道：「都是為著他一個女兒，那個女兒又是為著漳州一個康夢鶴，害得他顛連苦修。」康夢鶴道：「弟聞他一個女兒，說被毛獅王化不見了，有此事否？」那鄰人道：「這個說起來，好一場大笑話。祇因一個光棍，假做康夢鶴寫詩對合，一夜要成親。那知玉真英烈智謀，知他是假冒的，就裝做毛獅王，手執楊柳條，打得那光棍抱頭鼠竄。」康夢鶴道：「這個就好了。怎用搬家別處去住？」那鄰人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因康夢鶴被禍解省，玉真要去救他，到了半路，聞他沉船，沒奈何，歇在鄉村人家裏。誰知冤家路窄，歇得乃是監生高仁家，極是豪富，一時窺見玉真美麗，意有所圖，遂來與姚安海商量。那知姚安海就是康夢鶴的讎人，與之設計，用白金一百兩托媒婆持到世杰家裏，說：『西關外監生高仁是卜秀才熟識的，寄來銀一百兩，著我持來說放在秀才家裏。』世杰力辭，不許他寄。那張婆說：『秀才，你不要怕，寄銀子是好事。秀才若要用，任從你用。他若與秀才討，有我在。』那知世杰原是貪利的人，心內暗暗想道：『高仁未曾當面交銀與我，那裏敢來與我討銀？若是張媽來取，即便還他，怕他有麼詭計！與他寄亦不妨。』張媽見世杰收了，即時別去。玉真聽得這事，忙對世杰道：『爹爹不該收他的銀，收他這銀子，是速之禍也。』古云：無端獲福，禍必隨之。他明明是貪圖孩兒，爹爹何墮其術中？」世杰道：『他是富貴人家兒子，生得相貌堂堂，即交兒嫁他亦妙。』玉真道：『爹爹你當速速拿去還他！倘若不肯，兒便身死。不知爹爹是要銀子，或是要孩兒？』世杰聞得女兒要死之話，即刻將銀子送還張媽，張媽倚勢就變臉說道：『你既收高監生的聘銀，怎麼送來還我？』卜世杰道：『誰見我取他聘銀？』張媽道：『干證姚安海，現見媒人是我現交。』嚇得卜世杰心慌，將一百兩銀子擲在桌上，抽身便走，回到家中，將這話說與林氏母子得知。玉真聽了，尋思無計，因說道：『孩兒生死總是為著康夢鶴一個冤家，不如身死，斷了這段禍根。』遂自縊數次，幸世杰夫妻救免。現今母子相離不得，無奈何，乘夜逃出外方，未知住在何處。」

康夢鶴聽得這話，不覺面目憔悴，又不曉得從那一處去尋起。正是：

塞北孤飛無樹依，江南失旅徒歎歎。
 茫茫宇宙尋何處，為情牽絆自依依。

卻說康夢鶴，念切要見玉真而不可得，垂頭喪志，遂往大街裏去，不幸被姚安海窺見。姚安海想道：「這個畜生果然未死。不免叫人去請高兄來，設下一計，把他害死，斷了玉真念頭，玉真自然肯嫁高兄。」決定了計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玉真乘夜逃去，那個得知？兼蕩蕩四海，那處尋起？夢鶴無計，暫宿舊交朋友書館中。那知鄰屋一個漢子，姓邵名福，亦識些文字，慣習口舌，聞知康夢鶴有銀，假意入館親交，知夢鶴要尋玉真，說道：「兄要見的人莫不是卜秀才，名世杰么？」夢鶴道：「正是此人。」邵福道：「這個弟曉的。」康夢鶴聽了，欣然道：「兄既曉得，是弟三生有幸了。」

報答，決不敢忘。」邵福道：「弟過蒙雅愛，自當效勞，安敢望報。祇因卜秀才與弟家兄為友，甚然莫逆，凡遇有事，必請家兄較量剖斷，然後施行。弟因家兄，所以識他，但他與弟不過一面之交而已。當時乘夜逃出外方，諒必與家兄商量，在家兄必然知之。」康夢鶴道：「既是如此，煩兄引弟會見令兄何如？」邵福道：「這個做不得。弟之家兄住在鄉裏，離城二百余裏，如兄必欲親到，勢必動費經營。不如弟自往問他，卜家消息便可得知。」康夢鶴道：「這等敢煩兄明早就走，何如？」邵福道：「瞞不得兄，昨日與人納了一件要緊事情，因與伙計每人派出銀五十兩，要入山煉礦，弟尚欠銀十兩。弟有一位至親朋友，名角有用，約明日要借弟，弟必在此等他。」康夢鶴道：「煉礦如何？」邵福道：「天財地寶，有福者每月趁得三二千兩。」康夢鶴道：「朋友要借兄，未必就有。弟現帶有十兩銀子，借與兄，兄好明日和弟去問信息。」遂拿出銀子，交與邵福道：「這銀十兩，足足在此。」邵福接過手來，揖了一揖，道：「多謝厚愛，銘刻五內，弟斷非小人之輩，另日自當如數奉還。卜秀才之事，弟明早就行，兄不必挂慮。」遂相揖而別。正是：

人面獸心難得知，世情艱險波濤危。

祇因擇財為情絆，秋雨淒涼不勝悲。

邵福去了，夢鶴直等了七八日，並無音信，去問鄰人，鄰人說道：「這個人入山去煉礦了。」夢鶴即入山，尋見了邵福。邵福不勝故喜，沽酒買殺，與夢鶴酬飲，說道：「弟前日承兄囑托來家兄處問消息，來至半路，被伙計扯入山來，無奈，寫一張字說其緣由，並與家父借銀十兩，交弟親朋，名角有用轉送兄處，未知兄曾收否？」康夢鶴道：「弟不曾見面，今日專為此事而來。」邵福勃然大怒，說道：「知人知面不知心！」假作嘆聲不絕，又說道：「酒罷了，弟與兄同去見他，以表弟一點丹心。」

兩人一路全行，夢鶴身肩一個包袱，祇是幾件衣巾褲襪而已。邵福道：「弟空身，兄這包袱與弟代勞。」夢鶴思這嶺崎嶇，亦不固辭，就交他負。那知邵福負至半路，故意入林出恭，逃走不見了。虧夢鶴一身穿行藍藍縷縷，又不好去見朋友，在路踟躕，仰天嘆息。幸遇梅峰禪師，進而問道：「貧僧視尊官舉動，必是斯文君子，其身體破碎，容貌帶憂，莫不是在患難中乎？敢問緣由如何？」夢鶴即與告其實情。禪師道：「可見人心之不同如其面，如今進退兩難，莫若且到庵中吃些齋飯，看些經書，未卜尊意如何？」康夢鶴聽了歡喜，拱一拱道：「這等多謝了。」

康夢鶴隨同梅峰禪師到庵，住了月餘，時有題詩一首為證：

暫寄梅庵荒徑曲，眼前動興作清流。

半肩雲水添春夢，滿地煙波入夜愁。

徑亂松聲欺古壁，月斜峰影掛危樓。

詩帕欲達人何處？晚度疏鐘出遠邱。

卻說康夢鶴在庵，無衣無褐，棲身無所，兼舉動是大儒氣象，素不能逢迎他，往往取怨於人，而夢鶴略不芥蒂，一心祇在玉真身上，日夜相思，要見他一面而不可得。

那知天緣湊巧，一日，卜玉真同母親林氏到庵中進香，叫和尚持緣簿來，上面題著「信士卜世杰之女玉真喜舍香銀二兩整」，傍邊寫了幾個小小的字，即注「在錦霞村」。及玉真看轎要回時，撞見夢鶴。兩人相顧，若有熟面之意，猶若有眷戀之情。夢鶴見玉真上轎去了，心內想道：「此女容貌好似前日後園所見的，莫非此人就是玉真麼？」忙到庵內，問和尚方纔來的女子姓名，和尚將緣簿與他看。夢鶴展開一看，見是卜玉真名字，不覺欣欣大喜，說道：「原來冤家就在這裏！」

即日，向朋友借了衣巾，徑往錦霞村來問。那知這錦霞村就是卜世杰設教之處，世杰有一妹嫁在此村中，玉真母子就住在他家。夢鶴直到書館中問教書先生，說道：「請問先生可曉得卜秀才諱世杰住在那裏？」卜世杰道：「你問他怎麼？」康夢鶴道：「晚生乃霞漳人，姓康，名夢鶴，今到此要來拜他。」但世杰本是斯文人，豈不曉得斯文人？見他說是康夢鶴，乃將他上下一看，祇見生得：

玉影翩翩，瓊樹瑤林。豐姿皎皎，璞玉澤金。神凝秋水，貌繪華琳。春風吐面，詩思滿心。膚耀光彩，骨帶文琛。素稱人瑞，當世長吟。九齡風度，傳名至今。問誰得似，夢鶴同音。

卜世杰看了，喜其人物清秀，儀容俊爽，心內暗暗想道：「這人諒不是光棍，與他說也不妨。」乃對夢鶴道：「小弟賤名就是世杰。」夢鶴聽了，深深一揖，道：「晚生久慕尊范，時切懷仰，奈命薄福淺，不克親聆玄海，徒抱歉耳。今何幸得親光霽，大慰渴想。」卜世杰道：「小弟居鄉，鄙人學識疏淺，那堪尊官法眼屈駕，未知有何指教？」康夢鶴道：「晚生因前者尊嬪對姚安海親許晚生兼葭依玉，晚生幸以為良緣佳會，就奉令承教。無何桁楊羅網，風雨飄搖，流落至今，幸而獲生，實僥倖於萬一。如今敬來拜訪，未卜尊叔果不食言否耶？」卜世杰道：「久慕芳名，亦嘗逢人說項斯矣。但處今之世光棍甚多，諒兄非其倫也，然弟亦必問小女主意。蓋主婚須待父母之命，而擇婿要逆女兒之願，終身大事，不可草草。兄請暫坐，弟去就來。」

卜世杰即入內，與林氏母女說道：「外面有一個書生在書齋中，說是康夢鶴，言談如此如此，生得如何如何。」玉真道：「不如請他親來，待兒捉空私自看他一看，纔得放心。」卜世杰即請康夢鶴入內，玉真一見，果然父親說得不差，心內想道：「誠恐別有才子，考他詩章也不相干，不如問他當年行事（以下至回末，似有大段闕文）」